

热点

新闻

内幕

神女告诉我

梦想70年
争论30个冬夏
艰难的抉择
苦衷与希望

老

谭著

重庆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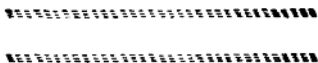
内 容 简 介

三峡水库数百公里沿岸，有着众多蜚声世界的文物景观，石宝寨、鬼城、张飞庙、白帝城、小三峡、屈原、昭君故里、巫山江峰……成库后，这些珍贵的文物景观将会被淹掉吗？多少人心中充满了疑虑。本书作者从重庆顺江而下，游玩加调查，详细地揣摩展望了这些文物景观及它们的变迁兴替。细致的描绘，丰富的资料，有感而发的议论，加之优美的文笔，使本书富于文彩。

引 诗



望霞峰上雨含烟，
瑶女传书惠万年。
鬼斧神工辟石峡，
并刀风剪裁江天。
只今人唱歌头调，
他日谁续桔颂篇？
愧无玲珑笔在手，
权将白话作诗笺。



在《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中，对文物景观问题，邹家华只讲了一句话。海内外人士心境却不大一样，不问风从何处来，居然掀起一股“告别三峡旅游热”。

1992年3月21日上午，北京城春光融洩。尽管微风还携着料峭寒意，响晴的京华却是一片明亮，一片祥和，把人的心都润暖了。

天安门城楼上，当年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地方，几位游客正在一边即兴交谈，一边纵目四望。他们看到，正对城楼的那面五星红旗，随风轻柔地飘舞。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总有好些人流连上下，驻足瞻仰。宽阔平坦的广场上，信步走着的、拍照的人群三三两两，这里那里，几乎到处都是。

他们的目光投向广场右侧，那里立挺着人民大会堂。他们知道，在大会堂里，举世瞩目的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已经开始。但他们未曾想到，此时此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正在就《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作说明。

邹家华的说明长逾万言，分七部分。只是在第六部分，言及生态与环境问题的时候，他指出“不利影响主要在库区”，其间讲了一句话：

“部分文物古迹被淹没，三峡自然景观会受到一定影响。”

这句话不过22个字，一晃就过去了。也许，当时在场的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根本就没有听清楚。即便听清楚了，也还未曾能回过神来，又得听后面的说明辞了。

不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毕竟是要对人民负责的。他们并没有放过这句话。在分组讨论中，对整个三峡工程议案，其中必然也包括文物景观，他们发表了大量的意见，还不时喷发情动于中的质疑或慷慨激昂的论辩。只要留心一下《人民日报》的“两会新闻”版，就能一窥端倪。

3月27日该版内，罗哲文的发言摘要旗帜最鲜明。这位政协委员，身为中国文物研究所顾问，对于三峡库区的文物现状了若指掌。他说：

“三峡地区是巴文化、楚文化交汇的地区，

巫山县有最典型的大溪文化遗迹，文物古迹很多。对于保护这些不可再得的珍宝，应予以高度重视，必须提前动手做工作。”

两句话简劲有力，如金石掷地，内涵比邹家华那句话深多了。可惜全篇发言的完整内容，不可能公诸报端，徒惹心相通者遐思！

4月11日《中国水利报》也发表了一组人大代表的发言摘要。其中，安徽代表颜语谈到文物景观，同样语重心长：

“三峡工程位于楚巴文化交错之地，文化古迹非常多。三峡工程提高水位后，这些人文景观及自然景观必将受到影响。有些古迹不能搬迁，即使搬迁也失去原来意义。而且搬迁、恢复需要投入巨大人、财、物力。对此，国务院应作通盘考虑，拿出具体措施。”

然而，这也仅止摘要，摘得只见其纲。更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于文物景观说过些什么，则付之阙如，非局外人所知晓。好在4月3日的大会表决，业已开创了全国人大有史以来的差异纪录，其间堂奥，实足以令人深思再深思。

直至4月6日，邹家华所作说明才在《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了。头版头条，位置显要。并且还配以社论，标题大书《贺三峡工程列入十年规划》。从此，一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一切关

心三峡库区文物景观的域内海外炎黄子孙，都有权力审读，思考，评说……

引人注意的是，在同一版的正中央，一上一下相叠，还配发了两条新闻。

一条是，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日前在北京向出席七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湖北省计委主任漆林说，请你给湖北省委、省政府捎个信，一定要把长江三峡“这篇文章”做好。现在看起来，极力做好“这篇文章”的每一章，每一节，每一段，每一句，乃是这位德高望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最后一个心愿，最后一个嘱托。谁能够说，三峡库区的文物景观，不是“这篇文章”理当做好的一节或一段呢？

另一条是，三斗坪沸腾了。据记者报道，4月3日那天，“三斗坪镇空前热闹起来”。在那里，“小街拉起了大横幅：上三峡工程是坝区人民的心愿。一家杂货铺里，居民们一下买走了120挂鞭炮。只有过春节，小镇的人们才会如此慷慨。”这样的热闹和慷慨，固然不是冲着李先念构想的那篇“文章”的某一节、某一段来的，但章、节、段、句尽在全篇之中，不容割裂或舍弃。

事实上，三斗坪虽无风光胜景，地下所藏文物久在文明史前亦鲜为人知，却由于未来的三峡大坝中轴线就穿过辖区内的中堡岛，早已镇沽岛光，成为旅游热点之一。4月18日《中国水利报》

即已报道，“据统计，今年1至3月，来中堡岛的游人已达4万多人”。

5月22日《羊城晚报》又报道，全国人大通过三峡工程决议后，“每天上岛观光的已达万人，并且有日益增多的趋势”。附近的村民树起一个又一个“中堡岛旅游纪念”、“三峡工程坝址纪念”、“大坝中轴线纪念”之类的木牌石碑，吸引游客摄影留念。为满足旅游需求，宜昌市还开通了直达的旅游专船和专车。

比之早11天，《重庆日报》也已作过相似的报道：

“从4月4日起，参观中堡岛的游人由过去‘人迹罕见’陡然增加到每天3000人以上，假节日一天多达2万多人，每天有200多辆汽车，三趟旅游船到达该岛，人们都想在这里留下自己的足迹。”

而这一切，只不过是整个三峡旅游热线上一个微缩景象罢了。

至于三峡旅游热，早在今年初就起势了。并且上自重庆，下至上海，几乎整条长江的客轮通航区间，上下左右全面升温急剧热起来。热风热浪所及，无分域内海外。

6月13日《重庆晚报》头版上，便以“三峡工程将兴建，海外游客纷纷来”为导语，以“我市旅游市场火爆”为正题，概略披露了重庆的热况，

“中国将建筑长江三峡大坝的消息传遍世界，海外游客纷至沓来。今年1至5月，已接待海外旅游者4万余人，比去年同期增长55%。

“据市旅游局分析，这种情况主要和‘92旅游观光年’推出的‘长江三峡’国家旅游热线以及全国人大通过‘兴建三峡工程决议’有关。海外客人怀着最后一睹三峡美景的愿望，纷纷来渝观光，使旅游人数大幅度增长，旅游外汇收入也比去年同期增长58%以上。

“主要接待海外旅游者‘三峡’观光的长江海外旅游公司重庆分公司，所属11条豪华旅游船，已出现‘爆棚’势头。自3月15日开航以来，到5月底，已运送旅游者2.5万人；今年11月份以前的旅游船票全部售出。”

以上报道毫无虚夸成分。4月上旬重庆市文联接待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艺术委员会主席夫妇和秘书长夫妇，中国文联外联部副主任商钊、翻译黄爱平陪同，一行6人的旅游船票，半个月前我们就通过市外办预订了。可是，届时只拿到4张船票，商、黄2人只好上船后临时加床。我亲自参与其事，读此报道觉得格外地真实可信。

重庆如此，别地又怎样？5月22日《长江开发报》自上海发出一则消息：

“往年三峡旅游旺季一般是在金秋十月，而今

年却从1月份起，要求报名去三峡游览的海内外客人就接连不断。自‘长江明珠’号投入营运以来，虽然三峡豪华型旅游船已增至10艘，但2至3月班班船期游客爆满。上海长江旅游公司不时接到电传、电报、电话，许多海外游客要求尽早安排船期，以期早日目睹三峡风采。4月15日中午，2位欧洲游客走进地处外滩的上海长江轮船公司，提出要去三峡。他们说：‘我们这次来上海，就是冲着中国的三峡而来的。’经该公司努力，使这2位欧洲客人愉快地登上了去三峡的客轮。”

海外游客是这样，域内游客又如何？同一家《长江开发报》，6月2日以《长江三峡骤然兴起‘告别三峡游’》为题作了综合报道：

“三峡工程的批准兴建，使长江三峡成为国内外旅客瞩目的焦点。大批大批的旅游观光者打着‘告别三峡游’的旗号，唱着‘让我再看你一眼’的歌曲，涌到长江三峡旅游。

“瞿塘峡所在地四川省奉节县，今年截至5月上旬，已接待海内外游客8万多人次，比去年全年翻了一番，远远高于历年同期最高水平。‘五一’前后，平均每天有3000多人到奉节旅游，最多的一天超过5000人，县城所有宾馆、旅社爆满。尽管有关部门采取应急措施，在能够利用的餐厅、会议室临时加铺，电影院、录像场通宵放映，每晚仍有

数百旅客滞留街头，无处住宿。

“据重庆长江轮船公司介绍，该公司客轮今年从重庆发航下长江三峡，旅客几乎船船爆满，出现了宁肯乘低等级船舱也要游长江三峡的情景。客运量1—5月中旬就多达160万人，这还不包括每天从宜昌到三斗坪参观三峡工程坝址的1000—2000人（有时近万人）。一些旅游公司也因客源太饱和而不得不缩短游船周期和新建游船……”

其实，奉节县比起巫山县来，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或者说假“巫”见真“巫”。因为巫山县县城巫峡镇地处大宁河注入长江的巫峡口上，人们既要“告别”大三峡，更要“告别”小三峡，所以向这里蜂拥而来，聚若蚁附。记不清楚是5月下旬还是6月初的哪一天，《人民日报》的“人民来信”栏中刊登出一张照片，拍摄的就是该县江边沙滩上游客争先恐后上旅游船的危殆状况，给人的印象太深了！

6月22日上午我在巫山县旅游局采访局长龚源鼎，首先就问起有无其事。他苦笑一下，说有啊，人太多啊。接着不待我细问，就历述起热潮景象来。他说，今年1—5月份，巫山县接待的海外游客就比去年同期增长43.1%；单是5月份一个月，就有12508人，创造了该县接待史上的最高纪

录，位居全线各点第一。最多一天到了8条豪华旅游船，海外游客共700多人，动用了32条小旅游船游览小三峡。6月份仍以40%的增长率涌来，截至目前所到的海外游客，即已超过去年全年12000余人。

他说，国内游客也在去年同期基础上按60%的长幅猛增。往年1—5月约5万人，今年已超过8万人。4月28日—5月6日高峰期，每天平均逗留5000—6000人，与县城居民之比大约1比4。在巫峡镇城街0.64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内，全民、集体、个体的宾馆、旅店、招待所打满了算，总计2300多张床位。县委、县政府临时决定，把全县城机关、单位的办公室、楼内过道都腾出来住人，仍然解决不了全部问题，每天有几百人滞留街上。

地小游客多，吃、住、行高度集中，又值“五一”前后气温高达35°C上下，整个巫山县城真是热上加热。每天中午、下午中、小学放学，大街小巷更是拥挤得水泄不通。街头个体户卖面，平时3两一碗卖5角，那些日子涨到3元，游客从不讨价还价，一碗接过手，随便在哪里站着就吃。我问过一个卖面的个体户老板，真是那样吗？他笑嘻嘻地说，是呢，那几天钱找安逸了的吔。稍微又说，那些人“轰”（巫山一带的人不会发声母F

的音，把‘疯’说成‘轰’)了一样，哪个又不怕热又
不怕挤哟！

噢，好一个“轰”了！

或者准确发音：疯了！

疯了疯了，的确近乎疯了。然而，那么多的人，男女老少，雅俗文野，黄皮肤白皮肤黑皮肤棕皮肤，为什么不早不迟，不远不近，都在1992年开春以来骤然疯了？而且，疯得这么怪，居然不辞爬山涉水飘洋过海，全要疯到长江三峡来？

对此，5月21日《中国旅游报》有它的解释：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跨四川、湖北两省，西起四川奉节白帝城，东至宜昌南津关，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组成，是长江中上游最为雄伟壮观的峡谷，被喻为大自然的‘山水画廊’，旅游热线上的‘黄金水道’。三峡两岸众多的历史名胜古迹，也都是不可多得的旅游景点。

“近10几年来，长江三峡接待能力、服务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目前，已由1979年的1艘旅游船、36个床位、年接待海外旅游者7000人的状况，发展到15艘旅游船、近2000个床位、年接待海外旅游者5万人，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

“长江三峡旅游线随着开发建设的日渐成熟，随着近年的大力宣传推销，已在海外形成了‘三峡

热’。今年国家旅游局将长江三峡列入14条旅游专线之一，国家又在今年的人大会议上做出了修建三峡大坝的决定，使三峡旅游在海外热上加热。海内外旅行商(社)已推出各种长江三峡旅游项目，据行家预测，长江三峡旅游在今后数年内，将成为国内最热的旅游线之一。”

这些解释，出现在关于国家旅游局5月2日于武汉晴川饭店举行’92中国友好观光年长江三峡游首游式的报道中。国家旅游局副局长何光晔、湖北省副省长韩宏树以及湖北、四川、武汉、重庆等省市旅游局，中央一类社，地方旅行社和海外人士300多人出席了首游式庆典，报道很可能反映了参与者的共识。应该说，其间所述的各层原由，都有一定的启发性。

不过，我仍然要说，只看到上述原由，终究不足以给“疯”以诠释。

假若你不同意“疯”的提法，那么，往后退一步，你还得注解“告别”一词。那么多的海内外游客，尤其是中华儿女，分明是公开打着“告别三峡游”的旗号，高声唱着“让我再看你一眼”的歌曲，从四面八方奔涌到三峡的呀！你能够置此不顾么？

我认为，与那些外部原由搅在一起的，还有更深层的心理因素。从中外人士总体看，可以叫

做爱美，爱自然之美，爱文明之美，跨越时空，超凌国界。从中华儿女局部看，人无分阶层信仰，地无分域内海外，除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还将爱祖国之情或爱民族之心溶注其间。听说三峡大坝即将修建了，库区水位即将提高了，大家又喜又惊，生怕三峡一线的自然之美和文明之美被破坏，被淹没，所以赶紧跑来再看上一眼，寄托自己的惜别之诚。如此坦荡热切的赤子心态，纵然近乎疯，谁又有权妄加嗤笑？

但是，这当中，毕竟又有不少的误说误传误听误信，甚或还有浅薄的猜疑，扭曲的惶惑，以及盲目从众之风。于是说热就热，说疯就疯，懵懵懂懂而来，然后悠悠杳杳而去。

难道果真只能再看三峡一眼，然后就挥手从兹去了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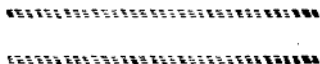
如果不是这样的，那么，究竟怎么样，应不应该，能不能够，尽可能时间早、层面广、信息真、解说细地让世人了解详情呢？

毫无疑问，既应当，也可能。

已经有人这样做了。

我不是什么导夫先路者。然而，我是一个重庆人，并且即将成为三峡库区人。我身上长着两只脚。我手中捏着一管笔。我应当走入三峡去，然后将我看到听到抄到想到的一切写出来。

2



乘船顺江东下，采访船长和客运主任，感到两人一冷一热反差虽然大，三峡情却一样浓。途中重访名山“鬼城”，初步体味到未来景观自有其佳妙。

6月8日上午8时许，我登上了江渝4号轮，开始了顺江东下的旅行。为沿途采访，为实地考察，也为撷取资料。

9时正，船离重庆港。凝望渐行渐远的朝天门码头，心涛一如江流汹涌。港口瞭望台突出在石壁堡坎上，未来三峡大坝建成后，最高回水位正好在台下五六公尺。彼时彼际，站在台上观赏长江、嘉陵江汇合之象，必将会产生临湖披襟之快。如果攀登南山之巅，在鹞鹰崖或三块石俯瞰朝天门，重庆市中区必将更象一艘待发巨轮，正要启锚冲出夔门远航东海。

船过铜锣峡口的时候，我问身边的一位船员，你知道这里今后要淹多高吗？他指着峡岸公路，说是稍比路面高一点。我知道，峡上靠江北一面，已经建成了铁山坪公园。今后上游唐家沱、下游郭家沱水位一齐上升，铁山坪公园准定犹如一个伸入碧流洪波的狭长半岛，不，应该说是—条横卧大江之上的翡翠长龙。长龙抬首，恰好望着江南—面苍翠巍峨的南山群峰，二者俊逸与雄伟相济，很可能会成为重庆顺江东下门户上的一处风景名胜。

由这一番偶然的问答联想，我顿时若有所悟：船上，不就是我采访的起点么？

说干就干。

第一个采访对象是船长。

他叫吴盛昌。同我—样，个子不到—米七，筋筋瘦瘦。但那对眼睛闪烁有神，看得出精力比我远为旺盛，而且，相当精明。

看过我的证件，他立即招呼我在船长室外的左舷廊间坐下来。还掏出烟，替我点燃—支。

我开门见山地说：吴船长，我想问你两个问题。—个是，由于三峡工程要上马，出现了“告别三峡旅游热”，这反映在你们船上，情况到底怎样？另—个是，你成年累月在渝汉线上来往，来来往往都要经过三峡，那么，对于三峡库区文